

第六章 久米村人的認定與認同

認同與認定在民族學的區辨與歸類上具有重要的意義，民族學者林修澈認為，認定的主體是國家，有客觀依據，一定是單選，邊界是明確的，穩定性強，涉及權利與義務。而認同的主體是個人，是主觀，可以是單選也可以是複選³⁷⁴，即所謂的重層認同³⁷⁵，邊界是不明確的，穩定性可以是不強的，不涉及權利義務（如表 6-1）。

表 6-1：認定與認同比較表

	認定	認同
觀點	客觀	主觀
主體	官方	個人
選擇	單選	單選/ 複選
邊界	明顯	不明顯
穩定性	強	弱
權利義務	涉及	不涉及

資料來源：林修澈，2001，《原住民的民族認定》台北：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頁 121。

把這套標準用在有 600 年歷史的久米村人身上討論，頗可以發現許多可以分判的殊異之點。在本章中，以時間為縱軸，以認同和認定這一組概念為橫軸，檢視久米村人在琉球·沖繩社會的脈絡下，其認同與認定的變遷、在此變遷中的歷史記憶與失憶，以及文化的誇耀與攀附過程。

發生在久米村人身上的認定現象與久米村人的認同變遷，其實是琉球民族對抗日本民族侵略的力量來源，是琉球民族賴以建立主體性的憑藉和對照。16 世紀末日本薩摩藩對琉球的覬覦，出現了鄭迴與之對抗，19 世紀中葉近代日本欲納琉球王國為領土，出現了林世功自弒，誓不為日本臣民。20 世紀 90 年代沖繩人重新為自己在日本史上定位時，以王國「大交易時代」來突顯琉球的特殊性，以「王府主久米村從」的口號來突顯琉球人的主體性。

³⁷⁴ 林修澈，《原住民的民族認定》，頁 121。

³⁷⁵ 歷史學者也同意有重層認同，參考張啓雄編，2001，《琉球認同與歸屬 論爭》，台北：中央研究院東北亞區域研究所，頁 13-18。

第一節 身分認定政策與久米村人

一、琉球王國的身分制度

爲統治方便，琉球王國實施身分認定政策，政策大致以流動期、準備期和確立期三個階段完成，簡述如下。

（一）流動期：古琉球末期（16世紀末~17世紀初）

本時期的身分制，可化約成支配階層和被支配階層，支配層又可細分爲授有位階封號的中央官人層和任職地方的地方官人層，「民、百姓」屬於被支配層。這個時期的官人層尚未固定化，可以流動，百姓可因中央的授命，擔任地方職務、進貢船務員、官人家臣而上昇到官人層的末端。

（二）準備期：近世琉球初期（島津入侵~17世紀中葉）

1636年實施「宗門改」（戶籍調查），身分認定進入形式粗具時期，分爲士、百姓兩種，限定居住在都會區且爲王府服務的官員爲士，其他爲百姓。都會區下設首里、那霸、久米村、泊村4種戶籍。此種分籍是爲了對明朝貢，因此必須對久米村人做特別的處理。

（三）確立期：近世琉球中期（17世紀後半~18世紀初）

1671年王府要求所有的士提出「系圖」（家譜）登記，有家譜者爲士，無家譜者則爲百姓。古琉球期發出的「辭令書」（人事任命狀）成爲能否被承認爲士的證明文件，部分提不出證明但其祖先確曾擔任前述的地方職務、進貢船務人員，官人家臣的人紛紛提出申請，要求承認。於是1679年進行「系圖改正」，1689年設置「系圖座」作爲管理家譜的常設單位，正式展開第一次的系圖整編，1712年進行第二次系圖整編，身分制至此確立而固定下來。

二、久米村人認定政策的實態

相應於王國的認定政策，久米村人的身分認定情形依其發生原因，政策具體實施情形、結果與影響分述如下。

（一）認定政策實施的原因

針對久米村實施認定政策的原因，學者的看法大致可整理成 3 種：三十六姓凋謝³⁷⁶，三十六姓子孫漢語能力退化³⁷⁷，以及重新強化與明國的關係和招攬明國海商³⁷⁸。

1、三十六姓凋謝

16 世紀前半葉，也就是尙真~尙清王代（1527~1555），琉球海外貿易的衰微跡象漸漸呈現，貿易衰退的大致原因，一是明國外交政策的轉換（懷柔政策的萎縮、船舶支給的停止），二是薩摩藩對琉球通商船統制的強化，三是日本商船對東南亞諸國航線的入侵，四是漳州、泉州等地的明國海商擴大貿易範圍至九州及東南亞³⁷⁹。久米村因琉球貿易的不振而衰微，三十六姓多離開久米村四散他處。

2、三十六姓子孫漢語能力退化

三十六姓因為通漢語、擅航海，方能勝任朝貢貿易的實際任務，然而時日既久，琉球化日深，子孫輩漢語（官話）能力逐漸流失，王府不得不另覓通漢語的人才，以確保進貢貿易的遂行。

3、強化明琉關係與招攬明國海商

成化（1465-1487）以後到明末為止，擔任朝貢職務的久米村人一直都集中在蔡、鄭、林、梁、金幾個勢力較龐大的家族手上，到了萬曆年間，久米村的衰微情勢已經開始對位居官員階層的久米村人形成威脅。久米村的沒落是琉球王國在東南亞的貿易關係不振所延伸出來的結果，對王國來說是牽涉國家經濟命脈的嚴重問題，必須要加以處理。除了經濟危機之外，還有政治危機，那就是日本薩摩藩在一旁虎視眈眈，琉球王國頻臨被日本兼併的危機。萬曆 37（1609）年島津入侵，自此控制了琉球王國的內政外交³⁸⁰。

（二）具體因應政策

基於以上原因，王國展開久米村強化政策。政策分爲兩部分，一是確保職能

³⁷⁶ 富島壯英，〈明末における久米村の衰退と振興策について〉，頁 469-490。

³⁷⁷ 渡口真清，〈近世の琉球〉，頁 447。

³⁷⁸ 高瀬恭子，〈明代琉球国の「久米村人」の勢力について—《歴代宝案》による—〉，頁 174-175。

³⁷⁹ 富島壯英，〈明末における久米村の衰退と振興策について〉，頁 469-490。

³⁸⁰ 高瀬恭子，〈明代琉球国の「久米村人」の勢力について—《歴代宝案》による—〉，頁 174-175。

集團的身分，對於現存的閩人三十六姓子孫給予俸祿，在位階與職階方面，久米村、首里、那霸的士分籍負責，久米村籍專門負責冊封、進貢並擔任與此相關事務的職務；二是人才的確保，陸續將「通漢語、知禮數」的那霸、首里籍人，或漂流至琉的漢人編入久米村，編入的年代及出身地如表 6-2。

表 6-2：新編入籍的久米村人一覽

編號	元祖	出身地	入籍年
1	蔡宗貴	福建西門外	嘉靖年間（1522~1566）
2	鄭肇祚	福建福州府長樂縣	嘉靖年間（1522~1566）
3	林世重	琉球	萬曆 3（1575）
4	王立思	福建漳州府龍溪縣	1591
5	阮明	福建漳州府龍溪縣	1591
6	毛國鼎	福建漳州府龍溪縣	1607
7	阮國	福建漳州府龍溪縣	1607
8	蔡廬	琉球	萬曆 38（1610）
9	陳華	福建漳州府	萬曆 45（1617）
10	周國盛	琉球	崇禎年間
11	孫自昌	琉球	順治 2（1645）
12	楊明州	浙江台州府	順治 5（1648）
13	曾志美	琉球（首里虞姓）	順治 13（1656）
14	程祚泰	琉球（首里虞姓）	順治 13（1656）
15	魏士哲	琉球（首里宍姓）	康熙 8（1669）
16	林茂豐	琉球（小祿間切）	康熙 9（1670）
17	李榮生	琉球（那霸牛姓）	康熙初年（推定）

資料來源：富島壯英〈明末における久米村の衰退と振興策について〉，中琉文化經濟協會編 1987《第一屆中琉歷史關係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台北：聯合報文化基金會國學文獻館，頁 469-490。琉球新報社編 1989《新琉球史 近世編（上）》那霸：琉球新報社，頁 212。

（1）給予俸祿保障身分

受封采地的久米村人，最早有嘉靖 26（1547）年的梁顯，被授予西原間切神谷地頭職，其他還有嘉靖年間的蔡瀚（誦谷山間切屋良地頭職）、金昇（真和志間切友寄地頭職）。專務進貢的久米村人被授予采地，意味著久米村人被收編，

成爲王國體制內的一員³⁸¹。俸祿依位階高低而定³⁸²，如最低階的若秀才（1653年開始）支給俸米5斗，最高階的正議大夫（1706開始）支給俸米6石（米3石5斗，雜石2石斗）。

（2）語言人才的確保

嘉靖（1522-1566）到萬曆（1573-1619）年間，陸續以「補唐榮之缺」名義，網羅漳州人王立思、阮明、阮國、毛國鼎，從日本豐後國輾轉來琉的鄭肇祚、蔡宗貴，以及漂流民的陳華（漂流到慶良間島）和楊明州（漂流到八重山島）等人納入久米村³⁸³。此外，也將「通漢語、知禮數」的琉球人，包括蔡塵、周國盛、梁守德、孫良秀、曾至美、程泰祚、魏世哲、林胤市、李榮生等人納入。

由以上新入唐榮人的背景，我們可以歸納出，語言是琉球官方認定身份的必要條件，會說漢語（官話）的人才才有資格編入唐榮籍，才能被認定爲久米村人，琉球人可以因爲通曉漢語，而跨越過血緣界線成爲唐榮人的一份子，很明顯地身分認定的關鍵在語言。

（三）結果與影響

久米村人移入政策實施之後，久米村人口由1654年的305人，攀升到1729年的1507人，75年之間成長5倍，對於王國來說，進貢時所需的大量人才確實可以因此得到補充，不虞匱乏。

對於久米村人來說，全體被定位在爲冊封進貢服務的士族階層，居於國王之下，百姓之上。同時，久米村人的內涵因爲認定政策而有重大的變化，新入唐榮人的比例高達72%，導致內部階級意識產生（如圖6-1），而階級意識關係到待遇官階的爭取。1392年移住琉球的「閩人三十六姓」及其子孫堅持在位階上要有所區隔，自己列爲「譜代」（授與既有任官者的位階稱呼），後來編入唐榮籍的，不論其爲具有中國血統或琉球人血統，均列爲「筑登之」（授與新參入籍者的位

³⁸¹ 琉球新報社編，1991，《新琉球史 古琉球編》，那霸：琉球新報社，頁248。

³⁸² 詳細參考富島壯英，〈明末における久米村の衰退と振興策について〉，收於中琉文化經濟協會編，1987，《第一屆中琉歷史關係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台北：聯合報文化基金會國學文獻館，頁469-490。

³⁸³ 同上註，頁483。

階稱呼)。如第二章第二節的久米村位階圖所示，「筑登之」比「譜代」多一階，不利升官。即使是現代的久米村人當中，仍有人認為閩人三十六姓的子孫才是「正統」的久米村人，和後來編入的是不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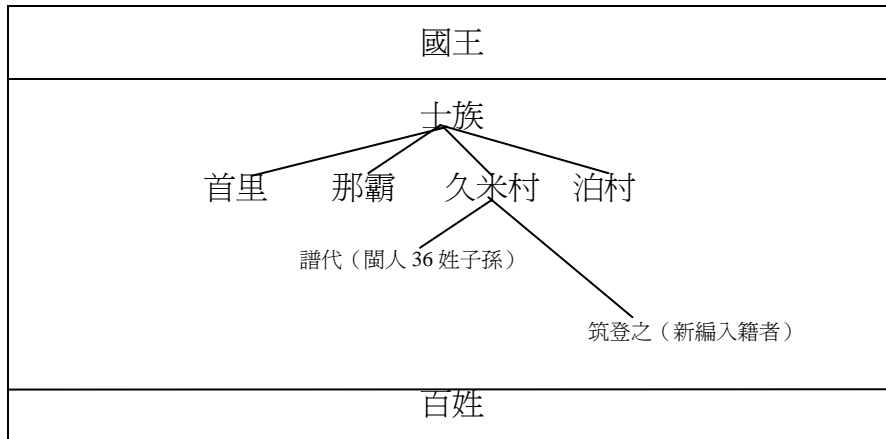


圖 6-1：琉球國身分階層略圖

第二節 鄭迥事件與林世功事件

一、事件之前

爲了解兩人事件之始末及影響，茲以〈金氏家譜序〉³⁸⁴的說明作爲起始：

...按琉球自明初通中國，當其時，國人未諳中國言語、文章，於是明太祖敕賜閩人三十六姓，令掌朝貢及國教之典故。國王以賓禮待其人，悉聚族於唐榮，卜宅給俸，俾世世子孫使中朝修貢典迄今。三百年來，累世國恩，可謂至深...。

久米村人一向根據久米村家譜的記載，宣稱始祖閩人三十六姓乃是明太祖爲方便朝貢，於洪武 25（1392）年下賜給琉球，琉球國王令其卜地居唐榮（那霸）。然而，針對閩人三十六姓此後生活的具體記錄則少之又少，堪能作爲舉證資料的，僅有朝鮮漂流民的零散報告，因此很難探究此時期久米村人的認定和認同問題。

《李朝實錄》中，載有 1456 年漂流到琉球的梁成等人對當時那霸的描述：「...住水邊公館、館距王都五里餘、館傍土城有百餘家、皆我國及中原人居之...」³⁸⁵，1461 年肖得誠的報告說，「...市在江邊，南蠻、日本國、中原商船來，互市」，1479 年金非衣的報告提到，「唐人商販來有因居者、其家皆盖瓦、制度宏麗、內施丹牖、堂中皆設交倚、其人皆著甘套衣、則如琉球國、見俺等無笠贈甘套」，「江南人及南蠻國人皆來商販、往來不絕、...」。

從以上報告可以窺知，15 世紀中葉朝鮮漂流民眼中，那霸港區內江南、南蠻、日本船絡繹不絕，一幅商業鼎沸的景象；包含久米村人在內的唐人衣著與琉球人相同，住在氣派的瓦頂房屋裏，仍然保有原鄉的一些生活習慣，是和南蠻、日本、朝鮮、琉球有別的一個民族集團。

學者一般認爲「中原人」、「唐人商販來有因居者」、「江南人」就是閩人三十六姓，但是史料有限，無法呈現具體的面貌。具體出現閩人三十六姓漢式唐名是

³⁸⁴ 〈金氏家譜序〉那霸市企画部市史編集室，《那霸市史 資料編第 1 卷 6 家譜資料二（上）》，頁 52。

³⁸⁵ 郷土研究会，1966，《李朝實錄 琉球關係資料》，那霸：郷土研究会，頁 13。

在 1462 年朝鮮的琉球國使臣宣慰使李繼孫與正使普須古、副使蔡璟（1426-1486）論《文獻通考》所記載的琉球國風俗。當時蔡璟多次提到福建，如李繼孫問喪葬，蔡璟答曰：

於山上巖下作室、女人家人死、則收骨盛函、次置於巖室、春秋擇日開門入室祭之、且於家正廳奉安神主、以朝夕所食之物祭如平生、以白衣終三年若中朝福建之俗、則臨死之時、令左右持體使之坐死、用水銀灌口顏色如平生、奉安正廳、奉祀如常、三年喪畢後或燒葬、喪葬之禮如此其厚、故世人云、生在揚州、死在福建³⁸⁶。

蔡璟一方面敘述琉球的習俗，另一方面又以「中朝福建」做比喻，有意攀附中華文明來提高琉球的地位。對朝鮮的衣冠文物，蔡璟認為：

我於中國及外國無不遍行、今到貴國、衣冠文物倖擬中華、凡朝臣舉動有似福建長樂縣、俗非他國所及³⁸⁷。

蔡璟生於 1426 年，童名千松，曾以長史身分前往至明國四次，是閩人三十六姓蔡氏家族渡琉後的第 3 代³⁸⁸。已經琉球化的蔡璟，對朝鮮使者的質問不僅展現了他個人見識廣博、善於外交辭令的一面，同時站在王國的立場，力護琉球的尊嚴。他稱讚朝鮮朝臣舉動類似福建，衣冠文物有中華之風，其實也表示朝鮮與同樣行福建厚葬風俗的琉球是平等的，是文明的。

除了少部分從事島內商販活動外，大部份的久米村人自與明國有正式邦交（1368 年，琉球處於三山時期）以來，就擔任琉球進貢船的大夫、通事、火長，活躍於明國、朝鮮、與南蠻之間，以特殊技能集團的身分為琉球的中繼貿易擔綱，一直持續到 16 世紀初琉球的海外貿易開始衰退為止，為琉球締造所謂的「大交易時代」。

歷史學者高良倉吉稱這群為琉球締造「大交易時代」的人為「請負（承辦）」

³⁸⁶ 郷土研究会，《李朝実録 琉球関係資料》，頁 20。

³⁸⁷ 同上註，頁 13。

³⁸⁸ 那覇市企画部市史編集室，《那覇市史 資料編 第 1 卷 6 家譜資料二（上）》，頁 248。

集團」³⁸⁹。相對於國王直接頒給「辞令書」(任命狀)的琉球人——直接受雇者，久米村人沒有辞書令，屬於間接受雇者。重點在強調大交易時代是琉球人的時代，琉球人才是貿易經營的主體，久米村人不過是支援琉球的承辦集團而已。

高良的論點很清楚地是站在琉球人的立場，利用久米村人做對照，來突顯琉球人的主體性。的確，從認定的角度來看，久米村人乃外籍兵團，還不是琉球王國人。既然不是琉球王國人，王府對久米村人就沒有約束力，久米村人可以選擇告老還鄉(如潘仲孫、程復)，也可以選擇留下來。然而，對已經琉球化的久米村人來說，很可能已經對王國產生認同。以蔡璟的例子來說，盡管看不出蔡璟對原鄉福建的認同程度，但當面對朝鮮人時，他確實是以琉球國的一份子與之論談。此後的琉球・沖繩史，蔡璟並不是唯一，1609年薩摩入侵琉球，王國成爲傀儡政權時，鄭廻捨身取義，1879年琉球被日本處分，琉球王國瓦解時，林世功自剄以明不爲日本臣民之志，便是久米村人對王國認同的典型例子，可以說在這兩個琉球王國存亡的關鍵時刻，出現在久米村人身上的是王國認同而非民族認同，而且久米村人國家認同意識的產生，和16世紀末王府實施的認定政策有很大的關係。

反倒是沖繩人有認同危機意識，例如当真嗣合³⁹⁰在〈名護聖人 程順則〉文中強調，對王國教育有卓越貢獻的程順則(1663-1734)是純正的「琉球種族」³⁹¹，反應在此一名稱之後的另一個可能意涵是：有琉球種族血統的程順則不遜於漢民族血統的久米村人；同樣的例子，邊土名朝有在《琉球の朝貢貿易》中舉出蔡國器(1632-1702)，強調具有琉球血統的久米村人蔡國器，才有更寬廣的視野來固守琉球的國家利益³⁹²。

³⁸⁹ 高良倉吉，《アジアのなかの琉球王国》，頁138。

³⁹⁰ 当真嗣合(1884~1946)，出生在首里，原是「琉球新報」記者，曾創辦「沖繩朝日新聞」，後當選眾議院議員。名護市教育委員会・名護市史編さん室編，1991，《名護親方程順則資料集・一 人物・伝記編》，頁68。

³⁹¹ 同上註，頁59。

³⁹² 邊土名朝有，1998，《琉球の朝貢貿易》，東京：校倉書房，頁198-202。

二、鄭迥事件

(一) 鄭迥事件始末

鄭迥，生年不詳，1565（明嘉靖 44 = 尙元 10）年選爲官生渡唐。翌年進南京國子監讀書，1572 年歸國，分別於 1574（萬曆 2）、1577（萬曆 5）、1579（萬曆 7）年以都通事、長史的身分赴閩上京朝貢。1579 年進貢謝恩任務完畢歸國後，陞爲久米村最高行政長官總理唐榮司。1606 年更擢爲三司官（國政大臣）³⁹³。在此之前，琉球國從未用久米村人擔任三司官，鄭迥是第一人，另一人則是 114 年後的蔡溫（1720 年陞三司官）。

鄭迥任事的年代正是日本江戶幕府初成立的時候，新政權對外需要國際社會的承認，對內必須鞏固幕府支配的正當性。在此日本從中世國家轉型爲近世國家的動盪時期，琉球自然無法置身事外。鄭迥和日本結下仇怨是在 1591（萬曆 19）年（即日本出兵征伐朝鮮的前一年）8 月，琉球國急急派遣福建商人陳申和當時官拜長史的鄭迥前往明國報告日本軍的動向。

1609 年薩摩藩島津氏挾鐵炮 730 挺、軍船 100 餘艘、率兵 3000 餘人進攻琉球，身爲三司官的鄭迥雖是一介書生，但確毫無畏縮，不僅派女婿擔任德之島的守備隊長，自己更領兵 3000 防守那霸。琉球國雖有兵力，但兵器火力與戰力與日軍相距懸殊，完全不是島津的對手。鄭迥退守首里，島津圍城數日，尙寧王最後出城乞降。尙寧王與及家眷、三司官被帶到薩摩藩當人質。鄭迥被軟禁的期間曾透過長崎的商人攜密函向明國求救，但此事被當時滯留福州的琉球使者金應魁得知，金應魁以一百金買下這封密函，阻斷求援訴請。1611 年 9 月尙寧王一干人等被允歸國，但須簽下起請文（誓約書）才能放行，鄭迥因爲不願在喪權辱國的誓約書上按捺，被處死刑。

民間傳言，薩摩藩執行死刑的官差問鄭迥（謝名親方）有何遺言。鄭迥答道：無遺言，惟願能演出「唐手/karate」（中國拳術）再赴死。於是官差解開他手上的

³⁹³ 三司官，首里王府的官名和位階名，即掌理國政事務的宰相，設有三名，對於重要政務經協議後由國王裁決，其他則協議後決定。三司官之上雖有攝政，但只是形式上的，三司官才握有政治實權。沖繩大百科事典刊行事務局，《沖繩大百科事典 中卷》，頁 253。

綁繩，讓他在油鍋旁演練唐手之後，再將其丟入滾滾生煙的油鍋中；鄭迥的三魂成巴字形在鍋中旋轉。爲了紀念鄭迥粉身碎骨仍然心懷國家的忠義之心，琉球王國乃把三個「巴」紋代表的意義作各種穿鑿附會，不僅用作琉球王家的紋章³⁹⁴，也用作琉球王國國旗（1429-1874），及後來琉球藩時期（1874-1879）的旗印（圖6-2、6-3、6-4），之後更成爲琉球獨立運動組織的標誌。



圖 6-2:琉球王家紋章 圖 6-3:琉球王國國旗（1429-1874） 圖 6-4：琉球藩旗（1874-1879）
資料來源：<http://www.okinawajoho.net/pc/culture/kamon>

民間傳說未必能盡信，但卻也反映了當時一般平民百姓對鄭迥的正面評價，倘若鄭迥不是認同琉球王國，心懷社稷，斷然無法做出如此犧牲生命的事來。民間傳說的繪形繪聲也可能是迫於當時的政治環境，無法見諸文字，包括史書、家譜等，對鄭迥的事蹟都只有寥寥幾筆，鄭迥和蔡溫是久米村出身的僅有的兩個三司官，可是有關蔡溫的記載卻遠比鄭迥爲多，由此可見一般。

（二）鄭迥事件的評價和影響

1、中國史觀中的鄭迥

鄭迥的史料極少已如前述，即使在中國方面也僅只有清國時代周煌的《琉球國志略》（1759），把鄭迥列在人物「忠節」項下，記載非常簡略：

³⁹⁴ 紋章，原是日本平安時代公家牛車頂和側板上的圖案，漸漸也用在織、染物的圖紋上，武家時代轉化爲家紋。明治維新時代平民被允有姓，家紋普及化。戰後受西方文化影響，家紋逐漸沒落，只用在墓碑上。本惠鄉，1992，《琉球紋章 I》，浦添：琉球紋章館。琉球王國於 1879 年成爲日本的沖繩縣，家紋章的普及自然晚於日本本土，至於確切的年代則不詳。沖繩家紋章的特徵在於王家以「左三巴紋」爲主，支系的家紋通常是巴紋的變形。而久米系的家紋當中，只有鄭氏真榮里家的紋章是二巴紋中一橫柱，屬巴紋變形的一種。

鄭迥，字利山，祖本閩人，賜籍中山，都通事祿次子。嘉靖中，入太學讀書。歸，累官至法司。球例：法司無用三十六姓者；有之，自迥始（夏子陽「使錄」作週，週，字格橋，官長史，未嘗為法司也）。祿三子，其長曰達，次曰迥，季曰週。萬曆間，浦添孫慶長（即察度王後）興於日本，自薩摩洲舉兵入中山，執王及羣臣以歸，留二年。迥不屈，被殺；王危坐，不為動。慶長異之，卒送王歸國³⁹⁵。

「迥不屈」，指的是鄭迥寧死也不願簽署薩摩藩「掟十五條」³⁹⁶的盟約書，理由是該盟約書純屬奴隸琉球民族的喪國條款，因此拒絕按捺指紋。「被殺」的方式一般史書載為斬首，民間則是下油鍋。列在「忠節」項下，被評為「為國殉難的忠臣」，即表示清國認定鄭迥是琉球國人。

台灣的研究者對鄭迥的認識不深，可能是研究方向的關係。陳紀滢引用《琉球國志略》，說鄭迥是被「倭寇」所俘不屈，後被殺；楊仲揆作〈琉球國丞相鄭迥傳並序〉讚其為「成仁取義」³⁹⁷；吳靄華則承Kerr的觀點稱鄭迥為「親華派」，也只點到為止³⁹⁸。值得注意的共同點是三人都是戰後的一代，在當時的政治氣氛下把鄭迥視為「反日」的精神象徵。

2、薩摩史觀中的鄭迥：喪國佞臣

日本方面對於鄭迥的記載見於有喜安親方³⁹⁹的《喜安日記》⁴⁰⁰、南浦文之的「討琉球詩並序」（1649），琉方向象賢（羽地朝秀）下令編纂的《中山世鑑》（1650），後人研究鄭迥事蹟時多引《喜安日記》，把鄭迥描寫成喪國的亂臣，將

³⁹⁵ 周煌，1759，《琉球國志略》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本第二冊，頁228。

³⁹⁶ 掟十五條，掟（おきて/okite）是法令、規章的意思。島津統治琉球的基本方針，共有15條，內容可歸納為6類，王府支配階級的重構，收奪制度（年貢徭役的公定京升的使用），勞動力的確保（禁止人身買賣），風俗取締（博奕等），薩琉間商品流通統制，琉球人民向薩摩訴願許可的規定（掌握裁判權）。沖繩大百科事典刊行事務局，《沖繩大百科事典 上卷》，頁425。一言以蔽之，其實就是15條控制琉球王國的內政與外交。

³⁹⁷ 楊仲揆，1981，〈琉球國丞相鄭迥傳并序〉《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第14卷第3期：55-56。

³⁹⁸ 吳靄華，1985，〈一六〇九年日本薩摩藩入侵琉球之研究〉《教學研究》第七期：171。

³⁹⁹ 喜安（1566-1653），僧侶，日本和泉國堺人。1600年35歲時來琉，以茶道在王府朝中為官，因擅和歌及漢詩，大和式教養，1609年薩摩侵琉時擔任琉薩之間的折衝，始終隨侍王側。尙寧被捕至薩摩亦隨行。沖繩大百科事典刊行事務局，《沖繩大百科事典 上卷》，頁814。

⁴⁰⁰ 《喜安日記》，喜安入道蕃元的日記。自1609年（尙寧21）3月薩摩入琉，喜安跟隨著身為薩摩俘虜的尙寧王到薩摩、江戶始，1611年10月歸國為止，約兩年半的隨行記錄。是琉球有關薩摩入侵極為少數資料之一。沖繩大百科事典刊行事務局，《沖繩大百科事典 上卷》，頁814。

薩摩入侵的責任歸在他一人身上。考究這種說法的用心，應是要為侵佔琉球取得正當性。喜安稱鄭迴為「佞臣」，則是為殺害鄭迴編寫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因為薩摩害怕讓鄭迴繼續存活在琉球掌權，成為「養虎之憂」，有礙其侵略琉球王國的計畫。

ツラツラ事ノ心ヲ思フニ、今度琉球ノ乱劇ノ根本ヲ尋ヌルニ、若那（謝名）一人ノ所為也。其上佞臣也。是ノ等ヲ助置レバ養虎ノ憂アルベキトテ、特ニ沙汰アリテ九月十九日申ノ時バカリニ首ヲ刎ラレケリトゾ聞エケル⁴⁰¹

（仔細思量，若問此次琉球亂劇根源，乃若那（謝名）一人所為也。且其為佞臣也。若放任不顧，恐有養虎之憂。幸有消息傳來九月十九日申時已被刎首。）

南浦文之的「討琉球詩並序」中更把鄭迴的名字謔稱為「邪名/ じゃな(jyana)親方」(為謝名親方的諧音)，指責鄭迴對島津家久派去的使者無禮，才會導致薩摩出兵討伐琉球⁴⁰²。另一方面，為了要在薩摩的控制之下生存，向象賢選擇了篡改琉球歷史，以尋求日本認同。在其下令編纂的《中山世鑑》中明載：琉球本為日本的後代，只因為尚寧聽信佞臣「邪名」，對日朝貢虛與委蛇，失去了以小「事大」的誠意。

…尚寧…先是大日本。永享年中。琉球國始為薩州太守鳴津氏附庸之國。朝貢於日本。百有餘年也。尚寧。慎終悖始。恐懼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轉恣。用聚斂臣。一邪名。而失事大之誠也。故慶長己酉。薩州太守家久公。遣樺山權左衛門尉。率兵征伐。琉球而擒國王返⁴⁰³。

3、琉球史觀中的鄭迴：盡忠職守 V.S 親中派

琉球沖繩史論著的論述所本都是《喜安日記》，但不同的人引用《喜安日記》則賦予鄭迴不同的評價（如表 6-3）。真境名安興在《沖繩一千年史》中描述鄭

⁴⁰¹ 池宮正治等編，《久米村—歴史と人物》，頁 152-153。

⁴⁰² 宮城榮昌，《沖繩の歴史》，頁 89。

⁴⁰³ 橫山重編，1972，《琉球史料叢書 第五卷》，東京：東京美術，頁 12。

迴具有「不屈不撓精神」，其他大都把問題焦點傾向於首里王府內親中派和親日派間的政治鬥爭，而鄭迴則是親中派的代表。只有 Kerr 的論點獨排眾議，頗能指出問題的癥結所在，Kerr 認為鄭迴是因為自己的國家無法繼續處在獨立狀態，因而以死抗議。

當代的史論中，鹿兒島出身的歷史學者紙屋敦之，以較為持平論述，正面賦予鄭迴新的歷史定位。他認為鄭迴身為處理國政的三司官，職責所在，理當拒絕薩摩無理的進貢招降、理當拒絕支援朝鮮徵伐兵糧的請求、理當拒絕割讓大島，凡此種種，都是為所當為，不應非難。鄭迴只是一介書生，卻能以「千萬人吾往矣」的意志，反抗薩摩到底，自己率兵防衛那霸。當尙寧王棄城出降，鄭迴成為人質被押到薩摩時，即使是軟禁期間仍設法向宗主國明國求救，最後拒絕在喪權辱國的起請文上署名，而招來殺身之禍⁴⁰⁴。

⁴⁰⁴ 琉球新報社，1989，《新琉球史 近世編（上）》那霸：琉球新報社，頁 59-61。

表 6 - 3：琉球沖繩史論中鄭迥的相關敘述摘要

作者 出版年 書名	鄭迥出 現的頁 數	處刑方式	內容與評價	史料出典
紙屋敦之 (1989) 《新琉球史— 近世編(上)—》	59-61 頁	斬首	身為法司應有的作為 抵抗薩摩到最後	《喜安日記》 《討琉球詩並 序》 《中山世譜》
太田良博 (1983) 《間違いだら けの沖繩史》	41 頁	斬刑	謝名親方(鄭迥)以不屈服於薩摩的態度， 徹底排除其他意見，具有決定當時政治意志 的權力，也正是朱明府(那霸久米村)在王 府權力的象徵。	不詳
新里惠二・田港 朝昭・金城正篤 (1972) 《沖繩県の歴 史》	77 頁	(未提)	琉球王府一時採納閩人後裔謝名親方的意 見，決定拒絕島津氏的要求，但考慮將來還 是徵收超過索取數量一半以上的糧草相應。	《喜安日記》
宮城崇昌 (1968) 《沖繩の歴史》	頁 88-89	(未提)	平述未做評價 堅決拒絕薩摩的要求 邪名(謝名)對島津派去的使者無理導致島 津侵琉球	《喜安日記》 《討琉球詩並 序》
東恩納寛惇 (1957) 《琉球の歴史》	頁 82— 83	(未提)	官生出身的謝名與日本通的三司官和學者 城間親方主義思想無法兩立唐榮人成為三 司官已造成首里閩族間不滿	《喜安日記》
原國政朝 (1957)《通俗 琉球史》	頁 130	油鍋刑	拒絕在盟約書上捺印。油鍋刑的來龍去脈。 紀念捨身為國的鄭迥成為尚家家紋的由來	《遺老說傳》
George. H. Kerr (1956)《琉球 の歴史》	頁 115 頁 127	斬首	尚寧聽從顧問官謝名親方鄭迥的進言，拒絕 支援豐臣秀吉征伐朝鮮。屬親中派。頑強地 反對自己國家無法獨立而被斬首。	《喜安日記》
真境名安興 (1923)《沖繩 一千年史》	367-369 頁	斬首	深得尚寧王信任，臨死前向尚寧王推薦蔡堅 為繼任人選掌貢典，富不屈不撓精神，送密 書到明國求救。	《喜安日記》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製表。

4、久米村人的鄭迴觀：默默的悲劇英雄

學者根據自己的立場，對同一事件各自表述，其是非對錯及是否值得信賴，讀者自有公斷，我們比較好奇的是久米村人後代如何看待鄭迴。經過史料查證和口訪資料，我們發現鄭迴與蔡溫同是久米村出身的三司官，但在久米村的境遇卻大不相同，鄭迴除了相關史料缺乏之外，連鄭氏家譜⁴⁰⁵的記載都相當簡略，敘述極為平淡，記事之外不加任何評述，茲錄於下。

九世祖諱迴謝名親方

- 一 嘉靖四十四年乙丑二月二十二日奉 為官生同梁炤蔡熾梁焮共肆員入南京國子監讀書
- 一 萬曆二年甲為慶賀 皇上嗣登寶位事奉 使為都通事隨王舅馬忠叟長史鄭祐赴閩上京
- 一 萬曆五年丁丑三月初三為進貢謝恩事奉 使為長史隨正議大夫蔡灼赴閩上京
- 一 萬曆七年己卯十二月十二日為進貢謝恩事奉 使為長史隨王舅馬良弼赴閩上京事竣歸國後為總理唐榮司
- 一 萬曆三十七年己酉五月十四日現任法司隨 先王赴麿島上江戶至萬曆三十九年辛亥被殺於麿島迴預知其死故稱蔡堅之才足可托貢典之事遂薦於 王王歸國即擢蔡堅為總理貢典唐榮司

立碑以記述功勳德業，中外皆然，沖繩久米至聖廟內立有二碑（1969年落成），一是程順則名護親方寵文頌德碑，二是蔡溫具志頭親方文若頌德碑，而鄭迴則似乎已遭遺忘。且看所樹兩碑的碑文解說：程順則，「我國道德教育史上程順則的功績大矣，且是純然的朱子學者，德高之士，以名護聖人之名，為萬世師表，所以建碑永彰功德」；蔡溫，「任三司官輔佐尚敬王二十五年，創造沖繩的極盛時代，尤其在日支兩屬政治的時代，苦心折衝，因此建碑永彰功德」⁴⁰⁶。出身久米村的鄭迴，在職位上做到掌理國政的三司官，力抗薩摩，以身殉國，卻只能在久米的土地上成為默默的悲劇英雄。

⁴⁰⁵ 那霸市企画部市史編集室，《那霸市史 資料編 第1卷6 家譜資料二（下）》，頁936

⁴⁰⁶ 國吉有慶編，1969，《程順則名護親方寵文頌德碑 蔡溫具志頭親方文若頌德碑》，那霸：社團法人久米崇聖會，解說頁。

Edward Said說，知識份子總要面臨兩種選擇，一是成爲弱者的代言人，一是向當權者靠攏⁴⁰⁷。鄭迴選擇前者，而現代久米村人選擇後者。從碑文中的「程順則，我國（按，指日本）道德教育史上程順則的功績大矣」，可以明確瞭解久米村人已經認同自己是「日本人」，在此種觀念下，對於「抗日」的鄭迴當然避之唯恐不及。

比較令人感到安慰的是，紛擾的歷史觀和學者評價沒有影響鄭氏門中子孫對鄭迴的觀感，依然傾向選擇傳承鄭迴正面的光榮歷史記憶。以下是鄭氏門中渡琉第20代八木明德（1911年出生，全沖繩空手道聯盟會長，鄭氏門中會長）對鄭迴的選擇性歷史記憶，話中頗有以祖先爲榮，同時也透露出子孫榮顯祖先的驕傲。

我雖然是鄭氏的會長，但歷史和琉球史問國吉先生或仲井真元楷就可以，我沒什麼可以說的。不過我的祖先謝名親方鄭迴，在沖繩戰敗的時候，他是沖繩第一忠臣，也被說成沖繩第一逆臣。他和國王作伴，不願蓋章，對今後絕對要服從日本的一言一行的命令唱反調的人哦。後來，從事秘密工作，寄求救信到中國，結果被發覺，在鹿兒島被斬首。這個人就是我的祖先。我爺爺還在世的時候，戰前久米人經常自己聚在一起。髻髮、服裝也事繫寬帶呢！中學的時候和爺爺到空手道的宮城常順先生家，「這孩子可是謝名的子孫，應該會很厲害，你就教他空手道吧」。從此我就被帶去學空手道，現在是剛柔流的會長，也是聯盟會長⁴⁰⁸。……

三、林世功事件

（一）林世功事件始末

林世功，久米村子弟，生於1841年12月24日，卒於1880年11月20日，享年39。善詩文，1865年通過官生科考試，1868（清同治7，明治1）年入北京國子監求學，是琉球王國派遣至清國的最後一批官生之一（共派遣4人，除林世功外，其他3人均病歿善終）。林世功1874（清同治13）年學成歸國之後，先後

⁴⁰⁷ Edward W. Said 著、單德興譯，1997，《知識分子論》，台北：麥田出版，頁70。

⁴⁰⁸ 戶谷修、重松伸司，1979，《在沖繩中国系住民の生活意識—文化接觸の視点から—》特定研究「文化摩擦」インタビュー記録，頁88。

擔任國學大師匠、世子尙典⁴⁰⁹。

林世功在北京的6年期間（1868-1874），正是琉球王國面臨日本蠶食鯨吞、岌岌可危的多事之秋：1870年7月日本改薩摩藩為鹿兒島縣，琉球歸鹿兒島縣管轄，10月發生琉球宮古島民54人被台灣原住民殺害事件，1872年琉球王國成為琉球藩。1874年林世功歸國時，駐北京日本官員因琉球派遣進貢使到清國，非常憤慨。1875年5月明治政府下令琉球藩與清國斷絕關係，7月內務大丞松田道之在首里布達命令，禁止琉球派遣向清國進貢使、要求藩王上京（日本江戶）等，企圖落實其對琉球的掌控。1876年12月與向德宏（幸地朝常）、蔡大鼎（伊計親雲上）密航清國，開始投入琉球復國運動⁴¹⁰，琉球史稱這些人為「脫清人」。

1879年4月明治政府宣布廢琉球藩置沖繩縣，1880（光緒6）年10月明治政府派遣宍戶璣與清國總理衙門和商議分島增約案，滯留在北京的林世功決定使用「回天奇策」，以死陳情，於11月20日留下請願書，自刃身亡⁴¹¹。此事在北京引發了很大的風波，清國政府受了林世功自決抗議的衝擊，最後延緩分島條約的簽訂，琉球王國因而避免掉當時被分割的命運。

投入琉球復國運動的「脫清人」，除了前述林世功、向德宏、蔡大鼎等人之外，還有1874年滯留在福州的進貢使節毛精長等人，以及林世功往生後以毛鳳來為首的一群人。儘管他們對於國體、社稷領域的等國家的構想不同⁴¹²，但就林世功本人來說，他對琉球的認同始終如一，由最初的請願書、及辭世詩均可再再證明，這也就是為什麼後來關心沖繩獨立或民族問題的人士一定會提到林世功的原因所在。請願書中述及「生不願為日國屬人，死不願為日國屬鬼，雖糜身碎首亦在所不辭」⁴¹³，辭世詩⁴¹⁴則寫出：

⁴⁰⁹ 那霸市企画部市史編集室，《那霸市史 資料編 第1卷6 家譜資料二（下）》，頁969。

⁴¹⁰ 上里賢一，1986，〈關於琉球知識人和動盪時期的中國—以林世功和蔡大鼎為中心—〉，《國文學論集 琉球大學法文學部紀要》30：69。

⁴¹¹ 西里喜行，〈琉臣殉義考—林世功の自刃とその周辺〉，《球陽論叢》，那霸：ひるぎ社，頁373。

⁴¹² 赤嶺守著、張維真譯〈請願書中「脫清人」的國家構想—以1879年至1885年的琉球復舊運動為中心〉，收入張啓雄編，2001，《琉球認同與歸屬 論爭》，台北：中央研究院東北亞區域研究所，頁161-181。

⁴¹³ 同上註，頁172。

⁴¹⁴ 上里賢一著、嚴雅美譯，〈從詩文看林世功的行動與精神〉，收於張啓雄編，2001，《琉球認同

古來忠孝幾人全？憂國思家已五年；
一死猶期存社稷，高堂專賴弟兄賢。

張啓雄⁴¹⁵認為，從認同觀點來看，中琉雙方的國家認同都屬於重層結構。就琉球君臣民的國家認同而言，先琉球而後中國，即先國家而後天下的雙重結構；就中國君臣民的國家認同而言，先中國而後琉球，也是先國家而後天下的雙重結構。在「中華世界秩序原理」下，琉球國只有離棄「舊正統」（南明）迎向「新正統」（清朝）的問題，日本明治政府廢琉球藩置沖繩縣的舉動等於是琉球國滅亡，林世功乃是以身為琉球國臣民的一員，認同宗祖國清國是正統，才會以殉國方式對抗外來侵略者日本。他的舉動作爲無關血緣，也無關親中與否。

茲歸納「中華世界秩序原理」⁴¹⁶下琉球正統認同轉換變遷的過程（參見圖 6-5）。

	1372	1587	1609	1645	1645	1645	1875	
中心變遷：	明國→明國	明國·日本→明國·日本	明國·日本→清國·日本	清國·日本→日本				
	↑↓	↑↓	↑↓	↑↓	↑↓	↑↓	↑↓	
邊陲適應：	朝冊	朝冊	拒封	朝冊	朝封	朝冊	朝封	拒廢
	貢封	貢封	絕貢	貢封	貢貢	貢封	貢貢	絕藩
	⇓	⇓	⇓	⇓	⇓	⇓	⇓	⇓
正統認定：	正統	正統	外來政權	正統	曖昧正統	正統的新生	曖昧正統	外來政權
認同情形：	肯定	肯定	否定	肯定	被迫肯定	肯定	被迫肯定	否定

圖 6-5：中華世界秩序原理下琉球王國正統認同轉換變遷

1372 年琉球開始向明國朝貢接受冊封，到明亡爲止，歷時約三百年，琉球均

與歸屬 論爭》，台北：中央研究院東北亞區域研究所，頁 152。

⁴¹⁵ 張啓雄，〈琉球棄明投清的認同轉換〉，收於張啓雄編，2001，《琉球認同與歸屬 論爭》，台北：中央研究院東北亞區域研究所，頁 3。

⁴¹⁶ 同上註。

視明國為「中華世界帝國」的唯一正統，所以 1587 年豐臣秀吉多次招諭，琉球國都予以拒絕。1609 年鄭廻拒絕簽下喪國的起請文也正是因為認同明國為唯一的正統，而在島津以武力併吞琉球之後，琉球國被迫臣屬於明國和日本之下，開始了遮遮掩掩的「日支兩屬」生活。1645 年明清王朝交替，琉球依然在「中華秩序原理」之下，作棄明投清的認同轉換。1875 年日本片面廢藩置縣，琉球又面臨亡國的危機，林世功等脫清人的抗拒自然是「復國」，而非「復舊」。

（二）對林世功的評價

1、沖繩觀點：頑固守舊主義 vs 琉球主體性主張者

林世功和鄭廻一樣處在非常時代，政治立場相異的人對其自殺的舉動評價也就南轅北轍，從頑固的守舊主義者，到琉球主體性的主張者不一而足。

仲原善忠⁴¹⁷眼中的林世功是一個頑固的守舊主義者，是一個未能認清時局的無知反對運動者，因其「愚行」所及，原本是人人稱羨的「官生」反而成了「陳腐」的代名詞。仲原善忠所持的理由，乃是 1875 年日本，以德川為至高無上的幕藩體制解體，已經在清算封建制度的同時施行絕對君主制。在這種情形下，琉球王國的解體已是絕對無法避免而且指日可見的事，士族階級的久米村人見不及此，仍然不死心的從事反對運動，當然會落得事與願違的結局。

伊波普猷⁴¹⁸認為林世功是琉球主體性的主張者。他說，「姑且不論事情的成敗與否，林氏的自殺，確是給當時人們帶來了衝擊，連秩齡兒童和販夫走卒對官生新垣（林世功的琉球名字）的名字都能朗朗上口。但是隨著日本思想的浸潤，事情也就漸漸地被遺忘了」。上里賢一⁴¹⁹認為伊波普猷這段話僅著眼於對事件衝擊之大、以及此一事件在琉球被日本同化的過程中逐漸被遺忘做描述，而未對整個事件給予持平的評價。上里似乎忽略了一項客觀事實，亦即一向追求琉球主體性的伊波之所以特別記述此一事件，乃是想藉著林世功的作為提醒沖繩人不要忘

⁴¹⁷ 仲原善忠，〈官生小史—中国派遣の琉球留学生の概観—〉，頁 547。

⁴¹⁸ 伊波普猷，1998，《沖繩歷史物語》，東京：平凡社，頁 172。

⁴¹⁹ 上里賢一著、嚴雅美譯，〈從詩文看林世功的行動與精神〉，頁 153。

記自己是琉球民族。

2、台灣觀點：琉球殉國詩人

林世功的名字台灣鮮有人知。1970年代的楊仲揆（當時任中華學術院琉球研究部主任）為少數知悉林世功行事始末的一人，楊氏奉派駐沖繩美軍基地數年，對琉球頗有研究。在其〈琉球亡國與詩人林世功乞師殉國記〉⁴²⁰中敘述琉球第二次亡國（1972年「沖繩復歸日本」為第三次亡國）的經緯，以及林世功殉國的意義，以表彰忠烈，用為史鑑。楊氏稱讚林世功乃「忠臣殉國，視死如歸」，文中凸顯了與林世功同行的蔡大鼎畏事，以及琉球人懼怕日本人太甚，清國官吏顛預畏事等。林世功事件對於從中國大陸退守來台的人而言，可說是苦悶的象徵，不同的是琉球喪於異族日本之手，而這些來台的人則是被自家人趕出家園。

另一篇值得注意的是論作是蔡璋的〈琉球殉國詩人林世功其人其事〉⁴²¹。蔡璋是久米村人後代，由於不認同沖繩復歸日本，乃遷移來台，定居基隆。他認同自己為「琉球人」，以中華民國為「祖國」，視日本為外來侵略政權。他心目中的林世功與歷史學者西里喜行相近（後敘），為恢復祖國，不惜「尸諫」中國政府對琉的曖昧政策；「…受著琉王的的密命，重渡中國，無非為挽救國家而奮鬥，恪尊『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之義，移孝作忠，以死明志，尤令我們今日深感琉球復國責任的重大」。

3、林世功的當代意義：自由民權鬥士、民族獨立精神的象徵

相對於仲原善忠的大和史觀，和伊波普猷的琉球主體史觀，當代歷史學者西里喜行⁴²²給予林世功的評價則頗為正面，從論文的題目：〈琉臣殉義考〉便可以使立刻有此感受。在西里西行的眼中，林世功不但是「琉球人」，而且他的自殺是「殉義」的行為。西里西行旁徵博引大量史料證明林世功事件是確確實實的歷史事實，反駁當時中國新聞媒體對林世功的否定，並且批評日本媒體和明治政府對此事件的忽視。清國政府當時並未對林世功的殉義予以肯定，整個事件隨著

⁴²⁰ 楊仲揆，1975，〈琉球亡國與詩人林世功乞師殉國記〉，《華學月刊》38：42-48。

⁴²¹ 蔡璋，1951，《琉球亡國史譚》，台北：正中書局，自序。

⁴²² 西里喜行，〈琉臣殉義考－林世功の自刃とその周辺〉，頁388。

歲月的流逝逐漸湮滅。但是，在琉球・沖繩近現代史的脈絡裏，審視林世功的殉義事件時，會與明治時期「自由民權」鬥士謝花昇⁴²³一樣，成為琉球民族被壓抑的苦悶象徵。

林世功的事跡在重新檢討沖繩復歸運動意義的學者及主張沖繩獨立（自立）的人士中都被廣為提及，前者如新川明，在論及琉球王國末期頑固黨（林世功是其一）與開明黨派的對立，以及頑固黨中的白、黑對立議題時，便以同化於日本國及反國家兩者的對立作為論述的主軸。又比屋根照屋⁴²⁴則在分析主導日本自由民權運動的思想家及政治家們如何認知琉球王國末期的狀況之餘，試圖以林世功等人的思想與行動，建立起亞洲被壓迫民族抵抗運動之間廣義上的關連性⁴²⁵。後者如仲地博⁴²⁶，在探討沖繩自治可能性的歷史因素時，總會一再強調脫清人代表之一林世功投入沖繩救國運動，不惜為此訴求自殺殉國的歷史事跡。

由以上的敘述，我們發現不同年代、不同地區、不同立場的人，對於同一件歷史事件有天壤之別的評價，之所以會有不同評價，是因為選擇性的利用史料來穩固自己的主張和立場。若回到林世功的認同角度，我們還是贊同歷史學者西里喜行的看法，林世功是「琉球」的忠臣，也就是說，在林世功的事件中我們看到林世功的琉球國認同，而不是民族認同。

⁴²³ 謝花昇，1865-1908，行政官、社會運動家。1881年第一屆縣費留學生負笈東京，91年農科大學畢業，回沖繩擔任縣技師，後升高等官。是沖繩平民出身的第一位學士，且是高等官，民眾尊其為「打破階級的象徵」。1898年辭官，投入土地事業整理陳情、與參政權取得的運動，可惜未能成功，1901年精神失常，1908年去世。沖繩大百科事典刊行事務局，《沖繩大百科事典中卷》，頁361。金城正篤等，《沖繩県の百年》，頁96。

⁴²⁴ 比屋根照夫其他與琉球自立相關的著作有〈近代琉球の同化與自立—以太田朝敷・伊波普猷為中心—〉，收於張啓雄編，2001，《琉球認同與歸屬 論爭》台北：中央研究院東北亞區域研究所。

⁴²⁵ 上里賢一著、嚴雅美譯，〈從詩文看林世功的行動與精神〉，頁151。

⁴²⁶ 仲地博〈沖繩自立構想の系譜〉《沖繩の自治の新たな可能性》報告書No.5
<http://www5b.biglobe.ne.jp/~WHOYOU/okinawajichiken0410.htm>。

第三節 久米村人的遷移四散

琉球・沖繩史上有四次分期的人口移動⁴²⁷，第1期在尚敬王（1713-1751）為中心的前後100年，第2期由尚溫王代（1795-1802）以後到廢藩置縣（1879），第3期由廢藩置縣至土地整理（1903），第4期則在土地整理以後。其中第1期之末到第3期之間對久米村人影響較著，尤其第3期廢藩置縣之後，由於明治政府對脫清人的逮捕懲治，久米村人的人口移動最為明顯。

導致人口移動的主要成因，最初是18世紀初琉球王府為解決過剩人口問題，獎勵士族轉業或歸農⁴²⁸，琉球史稱此為「屋取」（やどり/ya-do-ri，琉球話ヤードウイ/yaa-du-i）。屋取是「宿」的意思，貧窮下級士族下鄉，暫居農家，從事耕作開墾。原本屋取對士族來說只是暫時的權宜措施，大多抱著有朝一日還會東山再起返回都市的想法，但這樣的機會終未出現，而且大勢所趨，越來越多的歸農士族在農村定居下來，形成聚落⁴²⁹。

以王氏門中為例⁴³⁰，7世王成謨遷居具志川間切⁴³¹西原，後來因為美軍進駐，屋取村落被撤除，繼承的後代子孫中元家族散居在周邊的西原、安慶名、川崎、昆布。5世王裕之移居今婦仁間切與那嶺村，繼承的小渡家有的回到久米村或再遷往今婦仁、本部羽地。而第3期廢藩置縣之後，位在久米村的各支派更擴散至現今的宜野座、嘉手納、系滿、石川、具志川。王氏門中的屋取分布地與數目尚難完全確定，但根據門中會所設立的11處地方分部來看⁴³²，有系滿、那霸、離島、首里、真和志、小祿、浦添、宜野灣、西原、北谷、嘉手納、沖繩市、具

⁴²⁷ 小渡清孝，1982，《久米村 王姓門中の由来と発展—1982年度門中清明祭りに際しての覚え書き》未刊本，頁10。

⁴²⁸ 尚敬王代蔡溫擔任三司官期間，蔡溫為解決人口及糧食問題，以免稅方式獎勵下級士族轉業，因此政經文化中心那霸、首里的士族開始向沖繩本島的農村區域移動。新里金福，1993，《琉球王朝史》，東京：朝文社，頁157、179。

⁴²⁹ 沖繩大百科事典刊行事務局，《沖繩大百科事典 下卷》，頁730。

⁴³⁰ 小渡清孝《久米村 王姓門中の由来と発展—1982年度門中清明祭りに際しての覚え書き》，頁10-12。

⁴³¹ 間切（マギリ/amgiri），自古琉球至1907（明治40）年為止，沖繩特有的行政區劃單位，通常幾個村落組成一間切，相當於「郡」或「縣」。詳細參照沖繩大百科事典刊行事務局，《沖繩大百科事典 下卷》，頁508-509。

⁴³² 王姓門中資料4 編集委員會，《久米村 王姓門中（槐王會）資料4》，頁104。

志川、石川、金武、宜野座等地，而且還擴及沖繩縣以外的的地區（參考圖 6—6）。



圖 6—6：王氏門中會分會分佈略圖

王氏一族如此，其他 16 姓 25 系統的久米村人莫不如是，他們分散在沖繩縣各地、沖繩以外的離島和日本本土，更有遠居海外的（參見第一章第四節久米村人的現況）。同門家族可以靠宗親會性質的門中會凝聚在一起，而進一步把各門中再組織起來，就有賴位在那霸久米町的久米崇聖會了。

第四節 久米崇聖會與門中組織：歷史記憶的再創造與遺忘

日本是一個沒有民族認定政策的國家，對於異民族的統治一律採行同化政策，先有愛努和琉球，後是台灣和朝鮮。1868年明治維新之後，新政府強制愛努人使用日本語，改日本姓名，透過學校教育強迫愛努人尊崇天皇，參拜大和人所建的神社⁴³³，對民族構成三大客觀要素——語言、民俗、宗教——的消滅，不遺餘力。

琉球廢藩置縣後，由於官話失去功能，久米村人地位一落千丈，生活也因此失去保障，必須下鄉從事農耕，已如第三節所述。久米村人由聚居變成散居，在困難的環境下，久米村人要凝聚力量，重振聲威，就有賴門中會與久米崇聖會（以下簡稱崇聖會）兩股力量了⁴³⁴。

門中會是以各姓宗族為單位組成的宗親會，目前較積極運作的有梁氏吳江會、阮氏我華會、毛氏國鼎會、王氏槐王會⁴³⁵。崇聖會則是由久米村人後裔所組成的孔廟管理委員會。兩者的關係是，崇聖會扮演整合各門中會的角色。整合需要共通元素，兩者的基本共通元素是儒教。儒教不僅是所有久米村門中的共同記憶，更是東亞世界共通的符碼。本節引用前人所建立的兩次田野調查紀錄及個人在2003、2005年的田野調查材料為基礎，討論崇聖會如何善用孔子此一文化符號整合各門中會，因而強化「久米村人」之認同意識及其過程。

日本祀孔始於701（文武天皇大寶元）年，之後朝代雖有更替，但釋奠始終不衰。直到15世紀下半葉進入戰國時代，釋奠暫時停止。江戶幕府時期，儒學復興，祀孔再度流行，當時以儒學為官學，是儒學在日本的全盛時期。聖德太子以後，神道與佛教結合，成為另一種社會信仰風氣，儒教乃轉為與佛教分庭抗禮的局面⁴³⁶。日本本土目前尚存的孔廟有東京都的湯島聖堂、岡山縣的閑谷學校

⁴³³ 澤田洋太郎，1999，《アジア史の中のヤマと民族》，東京：新泉社，頁243。

⁴³⁴ 其他有秉燭會，由蔡氏仲井真元楷所發起的聯誼性社團組織，會費2,500日幣，每月聚會1次，沒有固定的聚會所，通常在明倫堂或餐館（阮氏与世山茂經營的廣州城）或酒館話家常。秉燭會的名稱取自李白的詩「故人秉燭夜遊良有故哉...」。

⁴³⁵ 會員數與具體的運作情形，參見第一章第四節。

⁴³⁶ 朱雲影，1981，《中國文化對日韓越的影響》，台北：黎明文化事業，頁630-634。

聖廟、佐賀縣的多久聖廟和白木聖廟神社、栃木縣的足利學校孔子廟、茨城縣的水戶孔子廟、三重縣のユネスコ村孔子廟、神奈川縣的程ヶ谷大正殿、香川縣的孔聖神社、大阪府的道明寺天滿宮釋奠會、岩手縣的盛岡聖堂、山形縣的庄內藩校致道館、福島縣的會津藩校日新館、熊本縣泗水町孔子廟、長崎縣的孔子廟等⁴³⁷。

孔廟在沖繩，本來只是久米村的孔廟，明倫堂原只是為教育久米村子弟而存在，自成一個封閉的世界，孔廟也鮮有久米村以外的人士前來參拜。但 1895 年中日甲午戰爭（日本稱為日清戰爭）清國戰敗以後，久米村人逐漸有所體悟：「只能在日本之中活下去」。認為在這種情況下，與其傳承祖先留下的道理，不如思考如何接受日本教育，從中尋找出久米村人的定位，孔廟的角色應該再作轉換。

1912 年崇聖會於焉創立，最初由一羣以久米村人為主的有志之士發起至聖廟修繕費募款運動，同時以維持管理至聖廟、明倫堂、執行祭典、普及儒教為宗旨，組織了崇聖會⁴³⁸，1914 年完成社團法人的登記認可。其間，歷經二次大戰，孔廟化為灰燼。1962 年崇聖會在琉球政府的認可之下復活，1974 年 12 月至聖廟、明倫堂、天尊廟、天妃宮、正門與四周的石牆竣工。1975 年 1 月 25 日舉行落成典禮及戰後的第一次釋奠。

一、崇聖會的政治氛圍

1970 年代中國大陸還未開放，台灣與沖繩保持相當良好的關係，當時台北市政府致贈大成至聖先師孔子銅像（國立師範大學教授劉獅塑造），立在至聖廟遺址（那霸市久米二丁目二番地五號，照片 1），1975 年 1 月 25 日由孔子 77 世孫孔德成主持銅像揭幕儀式。天尊廟的關聖帝君神像、天妃宮的天后媽祖神像來自台北龍山寺，正門懸掛的「至聖廟」匾額由當時中琉文化經濟協會理事長方治

⁴³⁷ 重松伸司代表，2003，《在日華人系知識人の生活意識調査—沖繩・久米崇聖会孔子祭の儀礼・慣行調査および沖繩・久米崇聖会生活慣行の聞き取り調査》追手門学院大学 2003 年度学内共同研究報告書，頁 31。

⁴³⁸ 具志堅以德編集・發行，1975，《久米至聖廟沿革概要》那霸：久米崇聖會，頁 6。

⁴³⁹所題。



照片 6-1：位在孔廟舊址的孔子銅像。

中國大陸開革開放之後，沖繩人順應世界潮流，向中國靠攏。1982 年那霸市與福州市締結姊妹市，並且在松山公園對面建設福州園，1988 年浦添市與泉州市締結姊妹市，同年兩市為紀念締結姊妹市，舉辦了學術研討會；學術界與福建的大學、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開始交流。久米村人也隨著開放的腳步，自 1986 年開始陸續回到福建原鄉尋根⁴⁴⁰，獎助子弟到福建留學、參訪。例如，王氏門中於 1987 年 10 月前往漳州與同姓宗親會交流。更甚者，將原來刻有方治落款的「至聖廟」匾額拆除，換成只有至聖廟三字的另一匾額⁴⁴¹。

從這 30 年來的發展來看，我們可以說台灣對久米崇盛會只是一個替代品，就像許多從事中國研究的民族（人類）學研究者一樣，當中國大陸處於封閉的政治狀態下時，只能到台灣來從事替代性的研究，等到大陸一開放，研究重點立刻轉向中國。筆者在阮氏門中會口訪時，事務局長特別針對牆上掛著的閩琉宗親會交流的紀念旗幟加以解釋，「我們和台灣的宗親會也有往來哦，只是旗子太多，我們把它換下來」。

⁴³⁹ 方治，1958 年在蔣介石的親琉政策下創立中琉文化經濟協會，推動台琉交流 30 餘年，1989 年 3 月 28 日逝世，葬於國頭郡恩納村月之濱。張希哲，2003，《中琉關係的突破》台北：中琉文化經濟協會，頁 363-364。

⁴⁴⁰ 小熊誠，〈現代福建における宗族の復興—伝統の再生と創造—〉，第 9 屆中琉歷史關係國際學術會議論文，2002 年 11 月 9 日，未刊本。

⁴⁴¹ 2005 年 8 月筆者拜訪崇聖會時正在整修正門，2007 年 3 月再訪，已換成僅有「至聖廟」三字的另一匾額。對照筆者 2003 年、2007 年取得的至聖廟簡介，可以清楚地瞭解其中的差異。除此之外，方治在其自傳中也提到：「…以及本人親撰『有教無類』匾額，孔廟正門之『至聖廟』匾額等各一方，…」，參見方治，1986，《我生之旅》，台北：東大圖書，頁 240。

二、內部不同的聲音：歷史記憶斷層

從事田野調查時，和幾位年輕的研究學者共同體認到一個現象，就是崇聖會中的代溝觀念。崇聖會內部依年齡層大致可分為三類，一是老一輩（70~90 歲者）的主要幹部，包括崇聖會前事務局長上原和信、梁氏吳江会会长國吉惟弘、崇聖會前理事長具志堅以德等，這一輩人極度厭惡他人將久米村人與華僑或客家人等同看待；二是出現一批懷疑自己可能是客家人，而積極到中國大陸尋根的中生代（40~69 歲者），如阮氏我華會的前事務局長與古田增秋、龜島靖（劇作家，繪本《閩人渡來記-三十六の鷹》作者）；而 40 歲以下歲數的年輕人，則大多不知道或根本不關心什麼是久米村人（如圖 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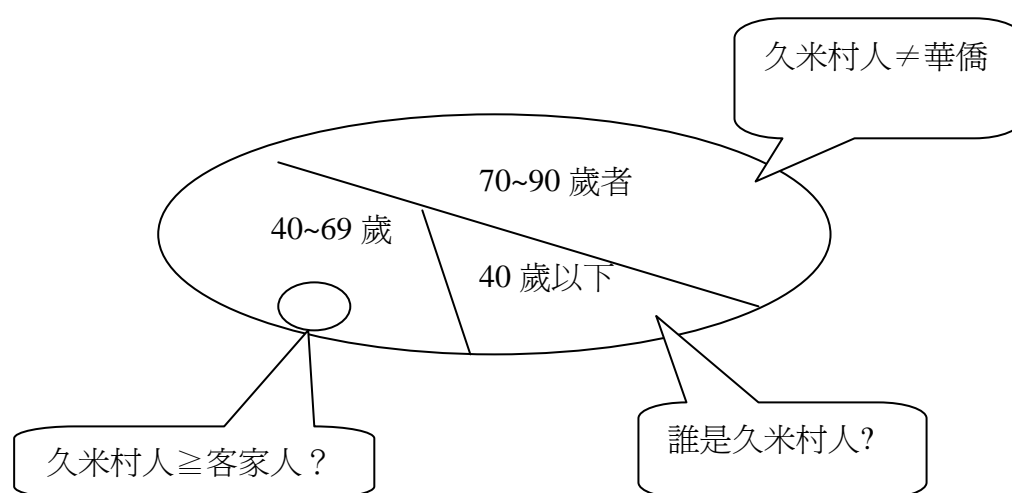


圖 6-7：久米村人內部認同分歧

（一）耆老級：我們不是華僑，也不是中國人子孫

久米村長老級人物深信，華僑是為自己利益、為作生意而到海外的一群人，而久米村人是比華僑還要再更早的年代，直接受明、清國朝廷命令來琉，或應琉球王府要求入籍久米村，對兩國有極大的貢獻的一群人，地位比華僑、客家人都要來得崇高。崇聖會前理事長具志堅以德（金氏門中）、和崇聖會前事務局長上原和信（鄭氏門中）是此一信念最典型的代表人物。具志堅甚至認為，修得儒學

方爲久米村人（儒学を修めてこそ久米村人である）。而上原更以此信念教育子孫⁴⁴²。

我們常訓示兒子、孫子說：你們和週遭的人可不一樣喔！全世界到處都有中國城、唐人街(china town)，沖繩沒有。理由就是(久米村人)都是士族，戶籍上全員都是士族，所以沒有形成中國城。

「和週遭的人不一樣」有兩層意義，除了表層駁斥久米村人是華僑的說法外，深層的意思更是指出，久米村人 17 姓 25 系統中，最初的蔡、鄭、林、梁、金氏才是由明皇帝官派、正統的閩人三十六姓，家格要比由漂流來的，或由首里、那霸入籍的其他久米村人要高。

必須注意的是，久米村人宣稱自己祖先來自明國時代的閩地方，並不等於認同自己是「中國人」，具志堅在 1979 年接受戶谷修、重松伸司口訪時，就明白聲明自己是日本人，並且指責研究人員老是用「中國的子孫」來指稱久米村人。

私たち自身も中国人の子孫だと思っ
ていませんが、……。日本人とし
か思っ
ていません。調査にこられる方が
そういうふうなことをよく言われ
るものだから、今さら何を言うの
かなあと思うんですがね⁴⁴³……。

（我們並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子孫…只覺得自己是日本人。來調查的人老是這樣說，還真不知道該怎麼回答）

然而，在回答這批日本內地來的研究者問題時，卻不時提到「這和日本不一樣」、「日本是…，沖繩不是這樣」，表現出極爲濃厚的「沖繩」主體意識，似乎也隱然有日本非我祖國的意思。

筆者在 2003 年 1 月口訪時，曾請問具志堅：「你認爲你是日本人？還是中國人？」。當下認爲自己問了一個不適當的問題，但他答道：「我住在沖繩，所以我是沖繩人，沖繩是日本的一縣，當然我也是日本人」。這樣的答案不僅清楚地表

⁴⁴² 重松伸司代表，《在日華人系知識人の生活意識調査－沖繩・久米崇聖会孔子祭の儀礼・慣行調査および沖繩・久米崇聖会生活慣行の聞き取り調査》，頁 45、55。

⁴⁴³ 戶谷修、重松伸司，《在沖繩中国系住民の生活意識－文化接觸の視点から－》，頁 69。

明他認同自己是日本人，同時間接地否認了他是中國人，婉轉地避開了對發問者的正面指責。

(二) 部分中生代：我們應該是客家人

40 歲出頭的阮氏與古田增秋⁴⁴⁴以肯定的語氣明白表示祖先是客家人，當詢及是否有證據時，回答有但並未出示。根據阮氏家譜的記載，元祖阮國原是福建漳州府龍溪縣人，顯然這樣簡單的記載無法成為證據。熱衷客家研究的沖繩大學教授緒方修⁴⁴⁵在參加中國世界客家大會後發表的短文中提到，1998 年出版《久米阮氏記念誌》⁴⁴⁶中載有「漳州龍溪石美的阮氏支派有遷居日本沖繩久米村、永定湖雷、永定長流、台灣等。永定位在福建北部深山中，乃客家圓樓櫛比鱗次的客家人密集區。與隔鄰的廣東省梅縣都可說是客家的故鄉」。據此推測阮氏為客家人。

梁氏大宗家龜島靖⁴⁴⁷雖也主張梁氏有可能是客家人子孫，但態度較為保留。根據龜島自己的調查⁴⁴⁸，梁氏祖先最早可以上溯至紀元前 770 年授封於梁山的梁康(如表 6-4)，經過 4 次的遷移，傳到梁嵩，先到福建省福州府長樂縣，再於 1392 年奉派到琉球，是梁康的第 94 代孫。在沖繩已傳 21 代。

表 6-4：沖繩梁氏世系簡表

第 1 系	第 2 系	第 3 系	第 4 系	第 5 系
夏陽衍派	黃州仕曹梁氏	泉州仕曹里梁氏	華夏梁氏	沖繩梁氏
始祖 梁康 (陝西省)	始祖 梁遐 (福州) 西曆 390 移住三 山福州。閩梁氏 始祖。	始祖 梁範 (惠安縣)	始祖 梁克家 (泉州) 1127-1187 狀元，後為南宋 宰相	始祖 梁嵩 (福州) 1392 來琉 1406 長史
傳 39 代	傳 17 代	傳 8 代	傳 13 代	傳 21 代
梁康 梁遐	梁遐 梁範	梁範 梁克家	梁克家 梁嵩	梁嵩 (1 代) 梁仁 (2 代) 梁傑 (3 代) 梁靖 (龜島靖)

⁴⁴⁴ 2003 年 1 月口訪記錄。

⁴⁴⁵ 緒方修〈中国・世界客家大会に参加して(下)〉<http://www.cnc.takusyoku-u.ac.jp/> 2003/10/16。

⁴⁴⁶ 阮氏記念誌編集委員會，《阮氏記念誌》那霸：阮氏我華會。

⁴⁴⁷ 2003 年 1 月口訪記錄。

⁴⁴⁸ 2003 年 1 月口訪時，龜島靖提供的資料。

				梁力（21代）
--	--	--	--	---------

資料來源：梁氏龜島靖提供。

劇作家兼導演的龜島發現沖繩的豆腐料理方式和味道與客家極為相像，因此懷疑久米村人之中有來自客家原鄉的，把客家的料理方式傳入沖繩。由於龜島不是學術界中人，所以他利用報紙的連載小說、和旅遊業合作，以及演講的方式闡揚他的理念⁴⁴⁹。

學術界的高木桂藏極力想證明梁氏是客家人之後。高木在〈久米三十六姓と渡来客家人〉文中表示沖繩梁氏的祖先是客家人，其家譜的記載即是明確的證據：「元祖嵩 福建福州府長樂縣人，宋朝國相狀元克家三十世之孫而至」⁴⁵⁰。據此推測，應是梁氏祖先梁克家在宋朝時代受到北方民族的壓迫南遷，而成爲南宋的宰相，原本即是漢民族子孫。高木認爲梁氏祖先的經歷應已交代了身爲客家的緣由，而客家人的特色：團結心強、具保持文化傳統精神、具進取尚武的精神、重視教育、對政治有高度的參與感等⁴⁵¹，依然可以從後世的梁氏子孫身上完全見到。

綜觀高木的論點，應該只能算是推論。理由之一，宋朝中原南遷的未必全都是漢民族；其二，上列的5種特色不必然只有客家人才有，換句話說，這些個人主觀認定的特色無法作爲客家人的民族邊界。再者，中國修撰族譜時都會儘可能地把自己的祖先與先朝的名人或望族聯繫在一起，以提高家族和族人的自尊心與榮譽感⁴⁵²。因此，曾任南宋宰相的梁克家可能是族譜修纂者刻意的連繫而非事實，也就是說，族譜中對宋代的祖先記載不能證明梁氏是客家人。

沖繩的族譜可分爲記錄的家譜和記憶的家譜⁴⁵³。前者指的是「士族門中」的家譜，後者則是「百姓門中」的家譜。近世琉球（1609-1879）時期，琉球王府

⁴⁴⁹ 龜島靖受邀在2003年4月沖繩ツーリスト創立45週年紀念會中，以〈琉球歴史の謎とロマンス—琉球王朝と客家人のつながりについて〉（琉球歴史之謎和羅曼斯—琉球王朝與客家人的關聯性）爲題發表演說。沖繩ツーリスト DM。

⁴⁵⁰ 龜島入徳，1987，《吳江梁氏世系總圖》，那霸：梁氏吳江會，頁373。

⁴⁵¹ 高木桂藏，〈久米三十六姓と渡来客家人〉，收於國際言語文化學科日本文化コース編，1995，《課題としての日本》，静岡：静岡県立大学國際關係学部，頁169-203。

⁴⁵² 陳支平，《五百年來福建的家族與社會》，頁45。

⁴⁵³ 小熊誠，〈記録された系譜と記憶された系譜—沖繩における門中組織のヴァリエーション—〉，收於筑波大学民俗学研究室編，2001，《都市と境界の民俗》東京：吉川弘文館，頁3。

為確立支配體制，建立身分制度，於 1689 年設置系圖座（家譜管理機構），要求所有士族必須修纂系譜，系譜中的所有記載須經官方認證，是為記錄的家譜。有家譜者稱為士族（系持ち），沒有家譜者稱為百姓（無系）。

近世末期，門中觀念漸漸傳播到農村，百姓開始修纂家譜，由於沒有傳承下來的記錄，僅能依賴前幾代人的記憶修撰，是為記憶的家譜。記憶不及的部分當然沒有記載，記憶所及的部分通常模糊曖昧，因此民間常有利用記憶的模糊，曖昧地將自家家譜與王族或某士族的系譜連繫在一起的現象。

士族門中的家譜雖有官方認證，但 1689 年之前的祖先則常因為年代久遠而不可考，如《吳江梁氏家譜》⁴⁵⁴對元祖梁嵩的兒子梁仁的記錄如下：

二世 諱仁

號克江衣冠之家必有官職者似不待言而可知也然年代已久文獻無以足徵故不敢強記

和前述的梁氏家譜兩相對照，可以看出高木的久米梁氏乃客家人子孫的假設很大膽，論述不夠周嚴，而龜島靖的沖繩梁氏世系簡表，在對比那霸市史的《吳江梁氏家譜》之後，可知屬於第 3 代開始的記錄性家譜，可信度高，而第 1 代與第 2 代都只能算是曖昧的記憶性家譜。

（三）新生代：誰是久米村人？

20 歲到 30 歲，甚至部分 40 歲的年輕人，在父執輩與耆老間不同聲音的情況下，或是莫衷一是，或是漠不關心，部分人且開始質疑外人眼中自視甚高的久米村人形象究竟從何而來？久米村人的祖先到底是不是明皇帝派遣而來⁴⁵⁵？在幾次田野調查的抽樣訪問案例中，非久米村人不論年齡大小，對久米村人的印象相當一致，亦即「自視甚高」、「多從事與學問有關的行業」。甚至有一受訪者說，「久米村人的臉和我們琉球人不一樣，一看就知道」。

⁴⁵⁴ 那霸市企画部市史編集室，《那霸市史 資料編第 1 卷 6 家譜資料二（下）》，頁 762。

⁴⁵⁵ 梁氏門中子弟國吉美繪子就因為有此問題意識，以「古琉球期久米村的形成過程」為題，撰寫畢業論文。2003 年 1 月田野調查口訪。

三、當代久米村人的適應選擇

久米村人內部有如此的認知差異，無疑地是由於不同年齡成員擁有不同的歷史記憶及歷史記憶斷層所致，歷史記憶斷層又導致「集體記憶競逐」⁴⁵⁶現象。耆老級人物歷經琉球王國到日本國民的改朝換代之苦，仍然秉持上一代的傳承，自許為正統漢學、儒學的傳人，堅信開琉祖先是官派的身分。而生來就是日本國民的中生代和新生代，對於遠祖已不復記憶，可能只是一片空白，但因著某些因緣與久米村相關的人事物遇合接觸，因而產生不同的想像與連結，乃致有龜島靖選擇客家祖源為認同的文化符號，與耆老們選擇孔子為認同符號形成水火不相容的態勢。

儘管認同符號選擇不同，但兩者有一共同點，那就是Shepherd⁴⁵⁷所說的「文化聲望的政治學」。Shepherd用這樣的例子闡述了他的「文化聲望的政治學」：非中國人借用某種文化要素來提高聲望，提升社會地位，17世紀的平埔族採用荷蘭人的文化要素，因為他們認為當時的荷蘭人文化比漢人墾荒者更具聲望價值，等到漢人的聲望超過荷蘭統治者時，他們又改採漢人的文化要素來提高自己的聲望，因為在那種社會脈絡情境下對他們有利。同理，耆老之選擇孔子，中生代選擇客家，都是在日本國家體制的情境下，各自選擇了有利於提高自己聲望的文化符號。孔子是東亞共通的符碼，而客家已經走向國際，只是目前選擇孔子派的人士掌握了崇聖會的資源，在這場集體記憶競逐中居於領先地位，掌握了歷史詮釋權。

在日本國民的脈絡下，針對中國日益強大的外部拉力與內部成員歷史記憶斷裂的狀況，久米村人選擇遺忘鄭迥、林世功，凸顯包含蔡溫、程順則的儒教。具體的事證是舉辦各項與孔子相關的活動，積極重編更新家譜，重行架構內部共同

⁴⁵⁶ 夏春祥，〈文化象徵與集體記憶競逐〉，收於盧建榮編，2001，《文化與權力：臺灣新文化史》台北：麥田出版，頁 107-148。

⁴⁵⁷ John R. Shepherd “Rethinking Sinicization: Processes of Acculturation and Assimilation” 收於蔣斌、何翠萍編，2003，《國家、市場與脈絡化的族群》，台北：中研院民族所，頁 133-150。

的歷史記憶，並與國際連結。在這重構與連結的過程中，沖繩的歷史學者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一) 建構久米村認同的活動與措施

爲了行銷久米村特色，喚起久米村人意識，強化「久米村人」認同，崇聖會積極舉辦活動，設立青年部，教育久米村子弟，培養文化接班人。

1、擴大舉行釋奠之禮。

每年西曆9月28日舉辦祭孔大典，集合久米系各門中團體、久米共進會、下鄉（屋取聚落）的久米村人，除鼓勵個人參與之外，同時對官、學界廣發邀請帖（參見附錄6-1），一改過去封閉的作法。藉釋奠儀式對內強化久米村人意識，對外推廣儒教，重塑久米村人是儒教傳人的形象（如圖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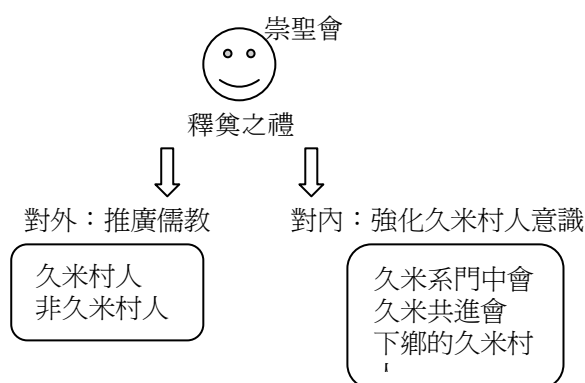


圖 6-8：孔廟釋奠之功能

2、至聖廟全年無休開放參觀，建置網頁⁴⁵⁸，創新改良宣傳品。

網頁共分設施介紹、地圖、歷史、釋奠、久米三十六姓、久米崇聖會六部分，除了設施及地圖外，其他四項都是耆老的傳承和歷史學者研究成果的累積。對於求功名的參拜者設計了四款「學業成就」符，背面附有香灰，正面分別是孔子銅像、孔子神像、大成殿、孔廟正門，並有文字解釋附香灰的緣由⁴⁵⁹。

3、文化向下扎根

⁴⁵⁸ 久米崇聖會網址：<http://kumesouseikai.jp>。

⁴⁵⁹ 在台灣，釋奠之後，參拜民眾拔取牛毛帶回家，可以保佑考試順利；而在沖繩，相傳釋奠之後以香灰沾頭上，祈求腦袋能變得像孔子一樣聰明靈光。

鼓勵各門中會親子團體參訪崇聖會，從小培養子弟對久米村人的認同（照片 6-2）。針對中小學生編輯漫畫版的《六諭衍義大意》，引發青少年對久米村人的興趣，進而了解久米村人。



照片 6-2：久米國鼎會親子參訪崇聖會

資料來源：<http://kumesouseikai.jp/20071130>

（二）積極重編家譜

族譜乃是一族的記錄，在個人層次上，是將「事實」的記述、個人的認同與榮耀連結在一起的記載⁴⁶⁰。對久米村人來說，更是證明自己家族身份地位的寶典。族譜在台灣，多由家族中德高望重的長老出面召集族人編修，久米村人中不乏德高望重且富學問的長老，但因日本尊重學術專業權威甚於尊重耆老宿彥，因此族譜多假手學者修纂。已經擁有《久米 毛氏總家譜》兩大巨冊的毛氏國鼎會，曾經委託專精《歷代寶案》的歷史學者孫薇編修族譜，其後此事擱置。查詢原因，孫告稱為經費問題。側方探詢，亦有可能為孫非「主流派」學者；而金氏門中的族譜目前正由沖繩國際大學歷史學教授田名真之修編中⁴⁶¹。

四、與沖繩歷史學者的矛盾關係

久米村耆老們堅信久米村人祖先乃明皇帝所「下賜」而非華僑，是針對歷史

⁴⁶⁰ 小熊誠，〈記錄された系譜と記憶された系譜－沖繩における門中組織のヴァリエーション－〉，頁 3。

⁴⁶¹ 2007 年 3 月訪問調查。

學者所發出的。嘉手納宗德⁴⁶²、富島壯英⁴⁶³、田名真之⁴⁶⁴都因為正史沒有記載而否認久米村人祖先的閩人三十六姓是官許移民；真榮平房昭⁴⁶⁵更直言：偽造明皇帝下賜的史實來賦予權威的理論結構在 17 世紀以後固定化。認為久米村人乃華僑集團，將私人性質的渡琉，藉歷史的假造，轉化為「公」派，目的在保證久米村歷史的正當性，可謂帶有「神話」性格的系譜觀念。

施正峰論客家人認同建構時⁴⁶⁶，提到歷史在這裏的功能是提供客家族群可以接受的集體記憶，能接受多少端賴其成員相信的程度，而集體認同的建構自有不同的凝聚力。也因此，這段記憶的真實性多寡並不重要。耆老們的反應正是如此，堅信過往的傳承，不受當代歷史學者的影響。弔詭的是，修纂族譜時又必須借助學者的專業來提高權威性。而中生代為了力證客家祖源，也與學者結合在一起，譬如前述的龜島靖與沖繩大學的緒方修、靜岡縣立大學的高木桂藏。

新生代就讀於沖繩縣內大學的，通常受教於上述的沖繩歷史學者，歷史觀受影響自可預測，梁氏門中子弟國吉美繪子的論文指導教授為研究琉球王國史的專家高良倉吉，他主張久米村人乃華人集團，雖然對琉球王國的貢獻很大，但真正的主宰者仍是首里王府的琉球人。用現在的話說，久米村人僅是受僱者。此一觀點隱含著琉球人高於久米村人的階級觀念，並且在相當程度上削減了久米村人在琉球歷史上的重要性。

小 結

認同意識因他者的出現而產生，閩人 36 姓在 14 世紀末移住那霸之後，與時推移，在尚真王代（1477-1526）實施身分制度時，由民族集團轉換為王國支配階層的政治集團，18 世紀初身分制度確立，久米村人被定位為封貢專門技能集

⁴⁶² 嘉手納宗德，1987，《琉球史の再考察》，沖繩：あき書房。

⁴⁶³ 富島壯英，1982，〈久米三十六姓とは何か—久米村沿革史稿—〉《青い海 春 1982》110 号。

⁴⁶⁴ 田名真之，〈古琉球の久米村〉《新琉球史—古琉球編—》，那霸：琉球新報社。

⁴⁶⁵ 真榮平房昭，〈対外関係における華僑と国家—琉球の人三十六姓をめぐる—〉《アジアの中の日本史Ⅲ 海上の道》，東京：東京大学出版社。

⁴⁶⁶ 施正鋒，2000，《台灣人的民族認同》，台北：前衛，頁 142-143。

團，隨之產生了琉球王國認同，因此才有 1609 年日本薩摩藩入侵之際出現了鄭迴，明治政府意圖指染王國時出現了林世功。1879 年琉球王國被納入日本國家體制，久米村人又從政治集團轉換為民族集團，備受明治政府有別於其他琉球人的差別待遇。本章以認定和認同的概念為主軸，探討 16 世紀末期開始琉球王府正式的認定對往後久米村人認同的影響，以及 19 世紀末久米村人由琉球王國人變成日本國民後，如何利用這段歷史記憶重行建構認同的過程。

結果，我們發現：自 1392 年久米村人移住琉球迄今，「久米村人」的身分認定現象發生在 16 世紀末到 1879 年（琉球王國被納入日本國家體制）的 3 個世紀之間，是王國身分認定政策的一環，而認同現象則自閩人三十六姓移住之初即已存在，只是認同的內涵隨著時代改變而趨向多重。

一、久米村認定現象始自 16 世紀末

在王府強力操控下，從 17 世紀初開始，久米村的「久米」稱名和士族的身分被固定，凡是具有通漢語或擅航海（邊界）的人，不論是否具有閩人三十六姓血緣關係，只要經過王府官方（主體）的認可，就可以編入久米村籍，成為久米村人，具有士族的身分，享有俸祿（權利），從事明國、清國朝貢特定任務（義務）。久米村人是一種官定身分，這種身分是在具有漢語、航海能力的客觀條件下經官方許可獲得，不可任意變換，是單選的，穩定性強，且涉及權利義務，邊界清楚（說漢語、具特定唐姓）。這種「久米村人」認定現象直到 1879 年琉球處分之後才戛然而止，為「日本國國民」所取代（如圖 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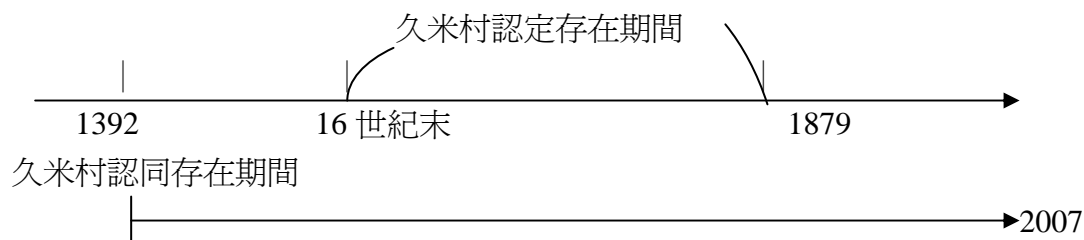


圖 6-9：久米村人認定與認同存在期間

二、存在多元認同

自然性的久米村人認同，則在稱名以及身分被琉球王府（外來力量）固定之前即已存在。他們以共同祖源（閩人三十六姓）為認同的標誌，這種認同一直維持到現在。近世琉球時代（1609-1879）的久米村人，對內與首里人、那霸人有別，而在面對日本薩摩藩、明國、清國，或南海諸國時則是琉球王國人。

目前的情形是，這些當代的久米村人，在面對泊村人（トマリンチュー/*to-ma-rin-chyuu*）、或那霸人（ナファーチュー/*na-fa-chyuu*）時會自稱久米村人（クニンダチュー/*ku-ni-da-chuu*），如圖 6-10-A；面對日本本土人士（大和人・ヤマトウンチュー/*ya-ma-ton-chuu*）時會以ウチナンチュー（*u-chi-nan-chuu*）自稱，如圖 6-10-B；面對台灣或其他國家則以日本人或沖繩人自稱，如圖 6-10-C。舉例而言，1992 年開始久米村後代陸續回福建尋根，並非以「日本人」或「琉球人」身分訪中，而是以「祖先（血緣）為閩人的日本人」身分回閩尋根。「祖源」在此處乃是關鍵。由此可知，久米村人可以同時擁有久米村人認同、沖繩人認同、日本人認同等多重認同，因時空因素而作不同的選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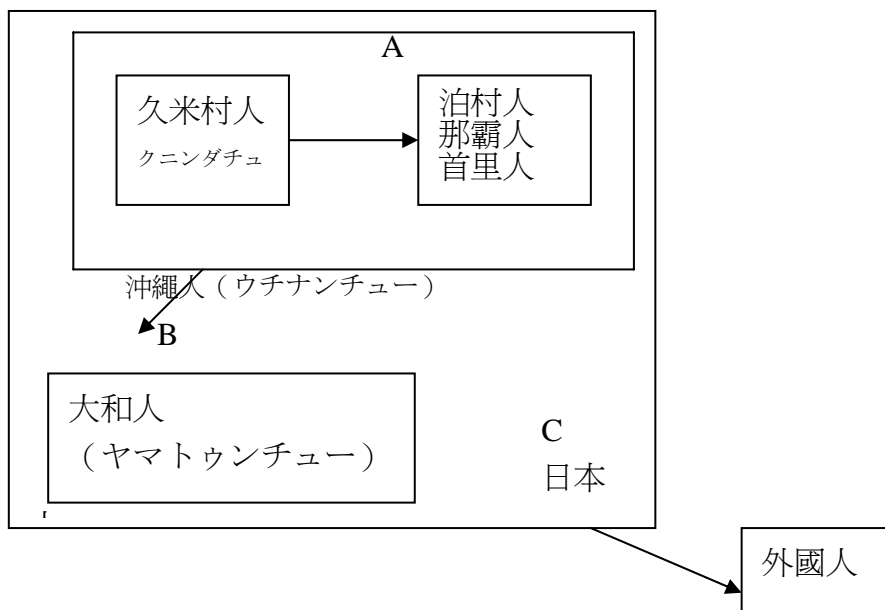


圖 6-10：久米村人多重認同結構

附 録 6-1 至聖釋奠請函

孔子祭りのご案内

拝啓 秋季さわやかな候貴殿には益々ご清栄の事とお慶び申し上げます。

さて、今年度の至聖先師孔子祭典を左記のとおり執行致します。ご多忙の降りとは存知ますが、ご参列賜りますようご案内申し上げます。

敬具

追伸

お祝儀等のご辞退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

記

一、日時 九月二十八日(水)午後四時

二、場所 那覇市若狭一丁目二十五番地の一

久米至聖廟(孔子廟)

平成十七年九月吉日

社団法人 久米崇聖会

理事長 吉川 努

資料來源：琉球大學法文學部教授赤嶺守提供